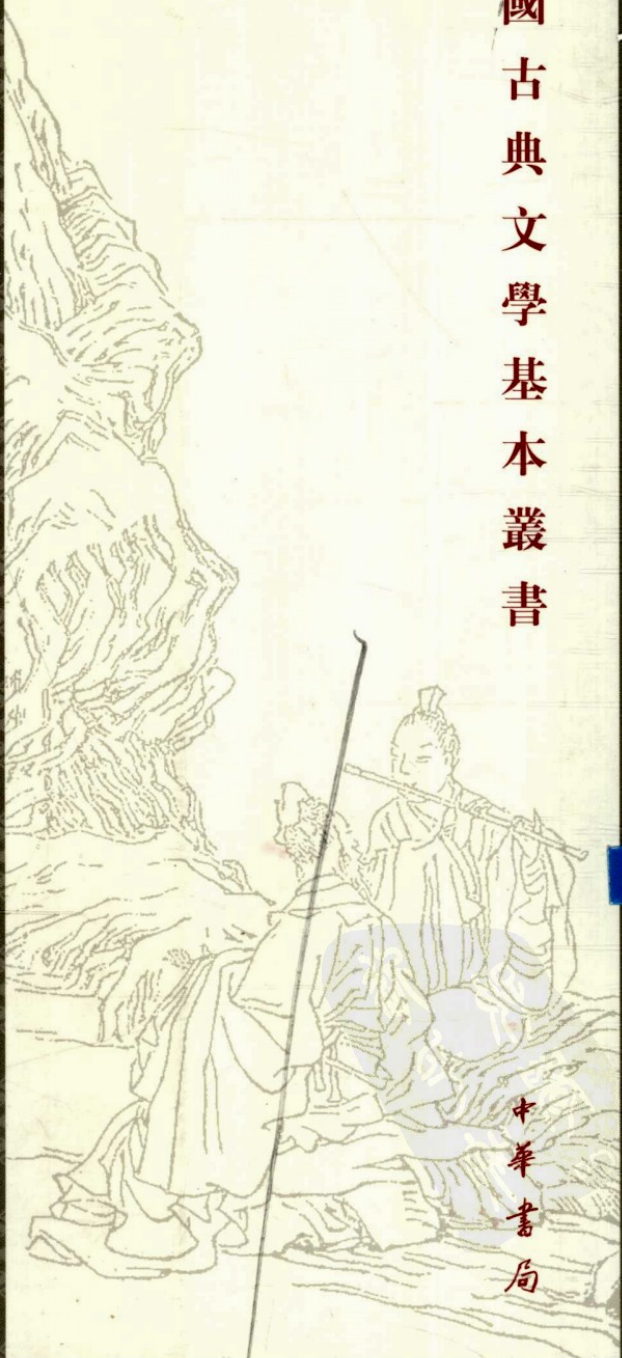


I 222.844

5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姜白石詞箋注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姜白石詞箋注

〔宋〕姜夔 著
陳書良 箋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姜白石詞箋注/(宋)姜夔著;陳書良箋注. - 北京:中華書局,2009.7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 - 7 - 101 - 06630 - 2

I. 姜… II. ①姜…②陳… III. 宋詞 - 注釋 IV. I222.8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36641 號

責任編輯:羅華彤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姜白石詞箋注

[宋]姜夔著

陳書良箋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1%印張 · 2 插頁 · 200 千字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 - 4000 冊 定價:28.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6630 - 2



前言

一

姜夔是南宋時期的著名詞人。

姜夔（一一五五？——一二二二？），字堯章，一字石帚，別號白石道人。饒州鄱陽（今江西波陽）人。單從名字上看，他的家庭是非常崇古的。姜夔父名噩，當然不是噩夢或噩耗之「噩」，而應是取自揚雄《法言·問神》「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之「噩噩」，即「嚴正」之意。姜噩命子之名為「夔」，當然不是指為黃帝所誅殺的單足神獸，而應是指虞舜的樂官夔。《尚書》記載，夔曾「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姜夔字堯章。因其詞集名《白石道人歌曲》，歷代刻本多名以《白石詞》，所以歷來習慣稱呼他為姜白石。

白石的身世是頗為清貧的。因為其父姜噩紹興三十年（一一六〇）舉進士之後，曾任湖北漢陽縣知縣，所以白石幼年隨宦，往來漢陽二十餘年。父親病逝後，不得已寄居在已經出嫁漢川的姐姐家。二十多歲時，為謀生計，出游揚州、合肥，旅食於江淮一帶。他在以後寫的《除夜自石湖歸苕

溪》中曾追憶：「少小知名翰墨場，十年心事只淒涼。」可見他少時才華出衆，頗有文名（這也是他能立足「江湖」的原因），只是這段經歷蒙染上「淒涼」的基調而已。

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白石約三十二歲時，在長沙結識了福建老詩人蕭德藻，蕭時任湖北參議，人稱千岩老人。這無疑是白石人生中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從事業方面而言，在此以前，白石交游的多是鄭仁舉、辛泌、楊大昌等漢陽地方文士。而蕭德藻是當時的著名詩人，所謂「尤蕭范陸四詩翁」（楊萬里《進退格寄張功父姜堯章》），來往的多有當時的一流文士，酬酢之間，當然也惠及白石。以後白石以蕭德藻介紹，又袖詩往謁楊萬里，萬里許其文無不工，甚似陸龜蒙，並以其詩送呈曾任副宰相的詩壇名家范成大。可以想見，與楊萬里、范成大這樣的大詩人交游，對白石的影響力是何等巨大。從家庭方面而言，蕭德藻深賞白石才華，將姪女許配給他，還帶他寓居浙江湖州。於是自少年失父、飄泊江湖以來，白石終於有了自己的家室。儘管以後還是奔走江湖，但畢竟心底存在着溫馨的歸宿。家庭在白石心中的分量，我們可以從他以後的詞作如「一年燈火要人歸」（《浣溪沙》（雁怯重雲不肯啼）、「嬌兒學作人間字，鬱壘神荼寫未真」（《鷓鴣天》（柏綠椒紅事事新）、「白頭居士無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隨」（《鷓鴣天》（巷陌風光縱賞時）」等充滿溫柔親情的筆觸中體味得到。

在湖州定居期間，白石輾轉到蘇州石湖謁見了從知州職務告病退居的范成大。范成大早就通過蕭德藻讀過白石的詩文，一見之下，惺惺相惜，結爲忘年之交。後蕭德藻因病隨子離開了湖州，

白石則遷居杭州，靠好友張鑑、張鑒接濟爲生。張鑑、張鑒是南宋大將張俊諸孫，頗富有，在杭州、無錫等地都有田宅。張鑒憐惜白石「困躓場屋，至欲輸資以拜爵」，「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白石都辭謝不受。《齊東野語》載《姜堯章自叙》應該是關於白石生平的可靠的第一手資料，白石在文中談到自己的生活經歷，歷數幫助過自己的人有「內翰梁公」、知樞密院事鄭僑、參政范成大、待制楊萬里、蕭德藻、待制朱熹、左丞相京鏜、丞相謝深甫、知州辛棄疾、侍郎孫逢吉、侍郎胡紘、楊冠卿、「南州張公」、太學博士吳勝柔、知府吳獵、員外郎項安世、徐似道、知府曾豐、郎中商飛卿、知州王炎、尚書易祓、參知政事樓鑰、待制葉適之衆，在文章末尾，白石滿懷感激地說：

嗟乎！

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張

兄平甫（張鑒），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同念。平甫念其困躓場屋，至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

旁證材料則可舉白石的友人陳造《次姜堯章餞徐南卿韻二首》其一云：「姜郎未仕不求田，倚賴生涯九萬箋。稠載珠璣肯分我？北關當有合肥船。」

無疑，這是一種江湖清客的生涯。

「姜夔劉過竟何爲？空向江湖老布衣。」（樂雷發《題許介之譽文堂》）自陳起將白石詩歌刊入《江湖集》以來，白石就名列江湖；而對於江湖詩派，歷來衆口一詞曰：「詩格卑靡。」尤其宋末元

初的方回，直斥爲：「刊梓流行，醜狀莫掩。嗚呼，江湖之弊，一至於此！」（《送胡植芸北行序》）

其實，綿延於南宋中後期的江湖詩派，是一個以劉克莊爲領袖、以杭州書商陳起爲聲氣聯絡、以當時的江湖游士爲主體的龐大的詩人群體。據考證，隸屬江湖詩派的詩人有一百三十八人之多，是有宋一代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個詩歌流派。江湖詩人情況複雜而各異，其中既有用詩歌干謁乞取金錢，如「書生不願懸金印，只覓揚州騎鶴錢」（劉過《上袁文昌知平江》）、「更得趙侯錢買屋，便哦詩句謝山神」（危稹《上隆興趙帥》）、「此行一句值萬錢，十句唾手腰可纏」（盛烈《送黃吟隱遊吳門》），也有如白石，縱然清貧苦澀，而一貫保持高雅志趣。我曾在《南宋江湖詩派與儒商思潮》（甘肅文化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一書中詳叙，有興趣者可參看。

宋慶元三年（一一九七），白石四十三歲時，向朝廷上《大樂議》、《琴瑟考古圖》，建議整理國樂，希望能藉此獲得識拔，但未能引起重視。兩年後，再上《聖宋鐃歌鼓吹十二章》，只被獲許破格參加進士考試，但偏偏又未考中。經此挫折，白石更加絕意仕進了。

白石長期仰仗張鑒等人資助，張鑒亡故以後，其生計日絀，但仍清貧自守，不肯屈節以求官祿。晚年又遭遇臨安大火，住所被焚燬，不免顛沛流離，多旅食於杭、湖之間。後病卒於臨安水磨方氏館旅邸，幸得友人捐助，就近葬於馬塍。馬塍有白石生前最喜愛的梅屏，曾作詞歎詠，身後能够一冢相對，應該得其所哉了。

白石是位中國文化史上不多見的多面性天才。除開他是南宋著名詞人以外，他還是有宋一代首屈一指的音樂家，《宋史·樂志》將其載名史冊。他曾以寧宗慶元三年進《大樂議》和《琴瑟考古圖》各一卷，評議宋代雅樂，對其弊端提出整改意見；他還是一位演奏家，嫻通音律，雅擅簫笛，尤精古琴，晚年曾參考浙江民間風俗歌曲，創作了「越九歌」，又按七絃琴演奏伴唱的風格，寫下了騷體《古怨》琴歌，抒發自己對山河殘破、世路坎坷的憤怨；他能配合詞作自創曲譜，《白石道人歌曲》所載十七首工尺譜，是至今傳世的惟一詞調曲譜，既是白石一生文藝創作的精髓，也為後人留下了可資研考演唱的豐厚遺產。白石書法造詣亦高，法宗二王，力追魏晉，陶宗儀《書史會要》卷六贊為「迴脫脂粉，一洗塵俗」；其《續書譜》是南宋書論史上啟下的系統的理論著作。他還是位文論家，《白石道人詩說》雖文字不長，却以「論詩及辭」為主，在宋代詩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為後世所推重。他的詩歌風格高秀，有《白石詩集》傳世，存詩一百八十餘首，楊萬里《進退格寄張功甫姜堯章》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推白石作先鋒。」可見當時已將其與詩壇四大家相提並論，以為是卓出的先鋒人物。

我在上面泛叙白石多方面成就的目的，一則是本着知人論世的原則，在這本小冊子前面介紹

其人，二則遵循作家個性對其藝術創作的影響（亦即《文心雕龍》所說「體性」），找到深入理解白石詞的切入點。

白石詩歌特別是其詩藝追求，就較清楚地透露了此一關捩的個中消息，其犖犖大者有以下三端。

其一，前已叙及，白石屬於江湖詩派，江湖詩派總體上出人於江西詩法，更何況白石與江西宗主黃山谷同籍江西，當然對其更加頂禮膜拜。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當時天下競習江西詩法的風氣已流弊重重，有識之士都在不同程度上，從不同途徑去設法掙脫江西詩風的籠罩，革除其流弊。於是，他們的時尚和定格就歸結到「近體學唐」，「古體學選」。所謂「選」指的是《文選》的駢體詩，如高似孫就將《昭明文選》中的駢語儷對編成《選詩句圖》，作為江湖詩友寫作古體的津梁；所謂「唐」指的是晚唐體，幾乎包含現在所說的中晚唐的大小詩人。白石就特別傾慕晚唐詩人陸龜蒙。因為陸龜蒙其人其詩其身世遭際，甚至包括所居之地，都與自己相類，所以白石一則云「三生定是陸天隨，又向吳江作客歸」，再則云「沉思只羨天隨子，蓑笠寒江過一生」，以異代知己自許，一寄千秋渴慕。白石這種有意識地在詩藝上向陸龜蒙學習所表現於創作實踐上，就是捨棄粗放而講究精緻，同時也在崇尚高雅格調的文化趣味中別含清淡乃至荒寒意趣。竊以為，這是白石異於一般江湖詩人之處，亦是理解白石「清空」、「騷雅」詞風的關捩之處。

其二，江湖詩派整體特點是「塵俗」，其中當然受了楊萬里「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影響。

「誠齋體」的流利淺易、不乏機趣，極大地迎合了江湖詩人求變的心理，因而得到了他們的竭誠歡迎。但是，很多江湖詩人由於自身品格的卑下，造成了「塵俗」消極面的突出。白石則與此迥然異趣，他雖然也佩服楊萬里，但他向往的是「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送〈朝天續集〉歸誠齋，時在金陵》），向往的是誠齋那種自然、輕靈、活潑的藝術風格。他看到蘇軾、黃庭堅遭遇到很多俗人俗事，如黃庭堅的《陳留市隱》寫一位陳留刀鑷工，他有一個「乘肩嬌小女」；但黃庭堅與蘇軾一樣並不懼怕、回避「俗」，相反，他們提出「以俗爲雅」，雖然直接寫俗人俗語，但經過提煉，仍然以「雅」出之。白石於此深以爲然，在面對俗世百態、街談巷語之時，往往憑藉自己高雅的情懷、高深的學養，在筆下將它們提煉爲盎然的詩意，變爲雅馴可賞的詩句。白石寫詩如此，寫詞又何嘗不如此呢？我們讀到「柏綠椒紅事事新，鬲籬燈影賀年人」（《鷓鴣天》（柏綠椒紅事事新））、讀到「白頭居士無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隨」（《鷓鴣天》（巷陌風光縱賞時））諸句，感受到的便是一些既高雅透骨又妙趣橫生的俗人俗事。這是白石的淵源有自處，也是白石的妙參造化處！

其三，「四靈」靠反對江西詩派起家，不講究用典，所謂「得意不戀事」，而江湖則反其道而行之。白石是講究用事的，《白石道人詩說》第十則云：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乍叙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按詩歌用事是達意抒情最經濟而巧妙之方法。由於複雜曲折之情事，決非三五字可盡，作文

固可不憚煩言，而在詩歌中却不太適宜。假如能於古事中尋覓得與要歌詠的情況有某種相同者，則只用數字而義蘊全呈。這樣運用古事既能借用古人陳詞抒自己懷抱，較為精煉；又可以使讀者多一層聯想，含蘊豐富。白石作詩，深諳其妙。如五律《答沈器之二首》，不僅用語皆有所本，如「不繫舟」出《莊子·列禦寇》，「野鹿」、「隨草」出《詩經·小雅·鹿鳴》，「饑鷹故上鞮」見《三國志·魏書·張邈傳》中曹操喻呂布之語；且孫玄常《箋注》認為：「按此詩用『大堤曲』、『白銅鞮』、『槎頭』等語，皆襄陽故實。」又如五律《悼石湖三首》，第一首的「九轉」出《抱朴子·金丹》，「巾墊角」出《後漢書·郭泰傳》，「胡虜知音」指范成大使金時，金迎使者慕其名，至求巾幘效之；第二首的「大蛇夢」見《後漢書·鄭玄傳》及注，「露電身」出《金剛經偈》，「千首」出杜詩「敏捷詩千首」；第三首的「情鍾痛」出《世說新語·傷逝》，指幼女之逝，其他如「伏枕」、「空堂」皆有所本。理解了白石關於用典用事的詩藝主張及實踐，再試讀他的詞作，便有觸類旁通之感。如《滿江紅》（仙姥來時）用《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孫權致書曹操故事，《漢宮春》（一顧傾吳）用《吳越春秋》勾踐滅吳故事，令人讀來覺得順手拈來，恰到好處。再如《月下笛》（與客攜壺）下片句云：「但繫馬垂楊，認郎鸚鵡。揚州夢覺，彩雲飛過何許。多情須倩梁間燕，問吟袖、弓腰在否？」連用劉禹錫《詠鸚鵡》、杜牧《遣懷》、李白《宮中行樂詞》及段成式《酉陽雜俎》故事，而聲氣流轉，一氣呵成。我以為，這就是前人所豔稱的白石的「騷雅」。而這種騷雅，也應得益於他的詩藝詩法。

除詩歌以外，白石的書法與音樂，應該也能找到與其詞作相仿佛、可旁通的藝術風格，只是不

如詩歌明顯罷了。

三

白石的詩歌、音樂、書法等諸方面成就頗豐，尤其音樂方面無論理論，抑或演奏，在有宋一代都臻一流，白石的名字在《宋史》未列，《文苑》却載《樂志》即可說明，但若較之其詞作，則都是難以企及的。

清人馮煦《蒿庵論詞》云：「白石爲南渡一人，千秋論定，無俟揚榷。」用語雖值得商酌，但白石是南宋一代詞作大家，則是無疑的。

趙曉嵐《姜夔與南宋文化》（學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指出，詞在兩宋，在詞的地位、題旨、風貌上都存在着明顯的區別。北宋詞雖已十分繁盛，但仍被視爲小道，即如蘇軾以詩爲詞，較之詩而言，仍爲小歌詞。南宋則以之爲安身立命之道。故而辛棄疾幾乎只以詞集傳世，姜夔亦被認爲其詞高於其詩。詞轉爲對社會、個人生活重大問題的看法和感受，不僅是以詩爲詞，使之脫離應歌、侑觴之作而已。趙文所叙，當然適合於白石詞的評價。

白石詞現存八十四首，依內容而分，其中憂時傷亂之作有十幾首，羈旅窮愁、感傷身世之作有十幾首，戀情詞約二十首，詠物詞有二十多首。

白石詞的總體風格自南宋後即衆說紛紜，有不同的解讀。南宋亡後四十年，張炎《詞源》出，對白石詞推崇備至，云：

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不惟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南宋大將張俊的諸孫張鎡（功甫）是白石至友，而張炎乃張鎡之曾孫，姜、張相知於前，張氏後輩稱美於後，雖然難免囿於偏見，但絕對獨具隻眼。因此，自張炎提出「清空」、「騷雅」之說後，歷代論姜詞者，遂以此爲姜詞風格定評。

何謂「清空」？竊以爲，借用張炎的話，「野雲孤飛」當指「清」。孤飛的野雲，脫離塵俗而孤高不群。「去留無迹」當指「空」。雲卷雲舒當然空靈一氣。「清」指意象之清雅，而清雅的意象又與人的胸襟氣度有關。「空」指境界之空靈，而空靈的境界又與意象的組合方式有關。何謂「騷雅」？竊以爲「騷雅」乃《離騷》與《小雅》之結合，即志潔行芳之詞品，比興寄託之手法與溫柔敦厚之情感的結合。說白石詞風是「清空」、「騷雅」，是就其基調、主調而言，至於導致此一主調的詞藝技巧具體如何體現，實在是一個極爲複雜的問題。以下試就白石詞作的內容，結合其詞風格作介紹。

一、憂時傷亂，企盼統一

天崩地坼的「靖康之變」給宋朝文人士大夫以極大的刺激，悲憤、愛國、渴求統一成爲了時代文學的主旋律。朝廷的孱弱懦怯，民族的奇恥大辱，身家的顛沛流離，強烈地燒灼着這一時代文人

的心靈。竊以爲，反映到詞作上，這種悲憤、愛國、渴求統一的表現方法及力度是因人而異的，張孝祥、辛棄疾的激昂慷慨之中，應該還包含有他們終生爲之奮鬥的抗金復國的人生道路及在這場民族災難中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而白石作爲一個下層文人，四處漂泊，不遑寧處，不可能無視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基本的生活問題而一味吟唱抗金救國的高調。白石這部分憂時傷亂之作正是在南宋詩詞愛國抗金的基調下的一種帶有下列層文人烙印的表現。這是白石獨具特色處，也是白石憂時傷亂詞作有別於張、辛之輩的價值所在。

白石二十二歲時所作《揚州慢》是其集中第一首詞，在小序中，從「薺麥彌望」，「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的描繪中，作者提出了極爲濃縮的「黍離之悲」四字。詞的上片寫戰亂後揚州荒蕪破敗景色，下片設想如若杜牧重來，面對揚州荒城也會魄悸魂驚，突出表現昔盛今衰的感傷。細玩語意，白石詞是以唐代王建、杜牧筆下的揚州之盛爲今日揚州之衰的比照系的。而據洪邁《容齋隨筆》等典籍所載，揚州雖盛於唐代，但在五代時幾經兵火，早已「蕩爲丘墟」了。白石却有意跳過這段歷史時空，將今日揚州之衰說成是「自胡馬、窺江去後」，而如若「而今」，杜牧「重到須驚」。這就巧妙地將揚州之衰歸咎於金兵南侵，明確地表達了作者反胡抗金的民族情緒。類似這樣憂時傷國之作還有《淒涼犯》（綠楊巷陌）、《憶王孫》（冷紅葉葉下塘秋）等。

南宋統治者偏安一隅，不思恢復，尤其是屈辱的「隆興和議」締結後，宋、金間四十年無戰事，小朝廷文恬武嬉，更將君父大仇置之腦後。當時有識之士都對朝廷的主和政策強烈不滿，白石對

此現實亦有清醒的認識和揭露。如《翠樓吟》題武昌安遠樓，上片云：

月冷龍沙，塵清虎落，今年漢酺初賜。新翻胡部曲，聽氍毹、元戎歌吹。層樓高峙，看檻曲
繁紅，簷牙飛翠。人姝麗，粉香吹下，夜寒風細。

南宋時武昌是宋、金對峙之邊塞要地，樓名「安遠」，究竟是備戰下的「安遠」，還是苟且中的「宴安」呢？俞平伯先生說得好：「其時北敵方強，奈何空言「安遠」。雖鋪叙描摹得十分壯麗繁華，而上下嬉恬，宴安鳩毒的光景便寄在言外。像這樣的寫法，放寬一步即逼緊一步，正不必粗獷「罵題」，而自己的本懷已和盤托出了。」（《唐宋詞選釋》）竊以爲，這就是「清空」的具體體現。又如《滿江紅》（仙姥來時），起因雖是爲祭祀巢湖仙姥而作，但亦寄託了作者對偏安的憤慨。作者將湖神仙姥想象成一位能够「奠淮右，阻江南」的勝利女神，「却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瞞」，對偏安狀況的不滿溢於言表。

面對殘破的河山和苟安的政局，當時大多數士人都對抗金英雄充滿期待，渴望他們能大展經綸，取得北伐的勝利。白石也不例外。他歌頌范成大出使金國，不辱使命：「盧溝舊曾駐馬，爲黃花閑吟秀句。見說胡兒，也學綸巾欹雨。」（《石湖仙》）他敬慕辛棄疾的抗金業績並寄以無限希望：「我愛幽芳，還比醱醑又嬌絕。自種古松根，待看黃龍，亂飛上、蒼髯五鬣。」（《洞仙歌》）特別是與辛棄疾的唱和之作，慷慨激昂，與白石以往的詞風迥異。如《永遇樂》（雲鬢迷樓），辛詞云「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白石以「數騎秋煙，一篙寒汐、千古空來去」相應，嗟歎此日欲做

英雄而不得，空靈悽切。辛詞云「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姜詞則更用裴度、諸葛亮、桓溫比辛棄疾，「有尊中酒，差可飲，大旗盡繡熊虎」，渲染出辛棄疾將兵的赫赫聲威；「認得征西路」，則迫切地呼喊出對北伐的期待；「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長淮金鼓」，更深刻表達出中原父老翹首南師收復失地的殷切心情。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南渡以後，國勢日非。白石目擊心傷，多於詞中寄慨。……特感慨全在虛處，無迹可尋，人自不察耳。」由於終身草萊的布衣身世，以及堅持清空、騷雅的創作追求，使得白石不可能寫出辛棄疾、張孝祥、陳亮那樣慷慨激昂，大聲鏗鎔的愛國詞篇，而是以一個下層文人的角度，采取了一種含蓄、理性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憂時傷亂之情懷，從而使南宋愛國詞作風格各異，多姿多彩。

二、羈旅窮愁，感傷身世

「萬里青山無處隱，可憐投老客長安。」（《臨安旅邸答蘇虞叟》）白石的一生始終伴隨着奔波之苦。據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校》，白石詞可繫年者僅五卷七十二首，所作之地即轉換了揚州、湘中、沔鄂、金陵、吳興、吳松、合肥、金陵、合肥、蘇州、越中、杭州、吳松、梁溪、吳松、杭州、越中、華亭、杭州、括蒼、永嘉、杭州等二十三次，這種頻繁往返的旅途奔波，顯然不同於謝靈運、杜牧的吟風弄月，也不同於同是布衣而有山可隱的陸龜蒙與林逋，縱然青山綠水、月白風清，也有着衆醉獨醒、興盡悲來的強烈的失落感、孤獨感，訴之於詞，帶有極其濃重的天涯飄泊之感。如《點絳

唇》：

燕雁無心，太湖西畔隨雲去。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

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今何

許，憑闌懷古，殘柳參差舞。

首二句以候鳥之遷狀己之飄泊無定。「擬共天隨住」是自己的願望。可歎的是就連這樣的願望都不能實現，只能於秋風殘柳中，領略人生黃昏的淒風苦雨。「數峰」兩句是千古名句，卓人月《詞統》評爲「誕妙」，其實就是緣於作者對江湖之苦領會太深，致使不自覺地將自己的主觀心情塗抹到客觀景物上。類似這樣的詞作還有對生存目的的自問：「南去北來何事？蕩湘雲楚水，目極傷心」（《一萼紅》）；感歎自己居無定所的命運：「歎杏梁、雙燕如客」（《霓裳中序第一》）；悲歎自己顛沛奔波之苦不爲人知：「算潮水、知人最苦」（《杏花天影》）；困惑於自己的無枝可依：「繞枝三匝，白頭歌盡明月」（《念奴嬌》（昔游未遠））。於是，飄零之感、遲暮之悲常常成爲傷春悲秋的基調，如著名的《淡黃柳》：

空城曉角，吹入垂楊陌。馬上單衣寒惻惻。看盡鵝黃嫩綠，都是江南舊相識。

正岑

寂，明朝又寒食。強攜酒，小橋宅。怕梨花落盡成秋色。燕燕飛來，問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全詞從聽覺開始寫蕭瑟，由聽覺到視覺再到觸覺，由柳樹到梨花，由飛燕到池塘，意境淒清冷雋，用語清新質樸。「怕梨花落盡成秋色」的一個「怕」字，道出了飄泊者的焦慮與不安，其實何嘗是怕花落成秋，實乃心頭有一片肅殺秋意。「唯有池塘自碧」營造出清空詞境，將無盡的羈旅窮愁